

Who's Who In Music Contemporary Interview With Youth Musician



罗小慈
朴美香
王维倩
杨茹文
杨小勇
于丽红
周乐
朱磊

上海弦乐四重奏

曹敏
陈其莲
杜如松
方蕾
江晨
李景侠
廖昌永
林友声
刘英

乐坛群英谱

—当代中青年音乐家访谈录

越 声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乐坛群英谱

——当代中青年音乐家访谈录

越 声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坛群英谱:当代中青年音乐家访谈录/越声著.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11

ISBN 7-80692-171-0

I. 乐… II. 越… III. 音乐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036 号

书 名 乐坛群英谱——当代中青年音乐家访谈录

作 者 越 声

责任编辑 沈庭康 邵奇青

封面设计 邵奇青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200031)

印 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400 册

书 号 ISBN 7-80692-171-0/J.162

定 价 39.80 元



曹敏

乐坛 群英谱



陈其莲



杜如松



方蕾



江晨



李景侠



廖昌永



林友声



刘英

当代
中青年
音乐家
访谈录



上海弦乐四重奏



罗小慈



朴美香



王维倩



杨茹文



杨小勇



于丽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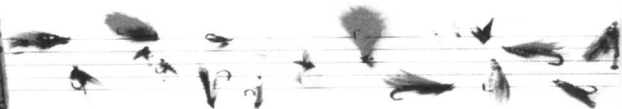
周乐



朱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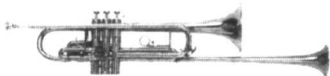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沈庭康 邵奇青 封面设计：邵奇青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把我周围的音乐家们看成是我一生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将与我一生仰望的那个点连接。唯有当生命终结时，方可期待得到我们最终的结论。我看轻音乐中的潮流与过时之说，我看重水平与深度的恒久之理。

——作者题记



曹 敏

“我回国只有一个目的,为祖国的大提琴事业献力”

我无法想象一个在个人感情经历上一片空白的人,能够在艺术上有感人的表现。

曹敏

2



陈其莲

蜚声欧洲的中国“蝴蝶夫人”

声音是表达情感的工具,只有情感的震动,才能感染观众,何况音乐就是给大众的,那就必须起到共鸣作用。

陈其莲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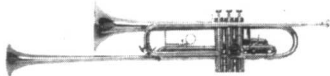
杜如松

把浙派笛艺进行到底

演奏音乐已经是我表达情感的一种重要途径,我已经离不开这种表达的方式了。所以当我在演奏时,往往不是厌烦,而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和解脱。

杜如松

44



小提琴教育的前赴后继者

一个演奏家的艺术信仰会对社会起着某种引导作用；一个教育工作者所承担的则可能是影响几代人的责任。

方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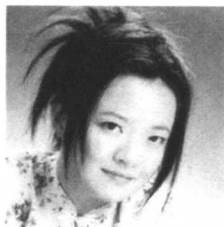
方蕾

62

从喜欢钢琴玩具到钢琴博士

其实我经历过很多失败。输了，我认，但是从不低头！每一次失败，我都尽快地将它转化成动力，把坏事变成好事。所以我并不记得值得叙述的挫折，只记得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从零开始。

江晨



江晨

82

“艺术家的路是没有终极目标的命运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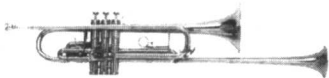
宁静的欧洲给了我思索的机会，我能够聆听自己心里真实的声音。……归根不仅仅是叶落的自然选择，更是文化灵魂认同的必然选择。

李景侠



李景侠

102



廖昌永

从《游吟诗人》开始走向世界舞台

从艺德这点上来说,我学到了很多音乐以外的东西,原来在国内也亲身感受周先生这样的大师精神,还以为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美德”呢。去了国外,才知道真正能称得上是艺术大师的,除了艺术之外,做人做学问都是以“德”为重的!

120



林友声

做人和做音乐,既严谨又激情

今天的指挥已不仅是托斯卡尼尼或卡拉扬的时代了,他更多的是与团队的合作精神、与演奏员共同创作一部作品,所以更需要相互理解。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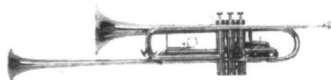


刘英

中国现代唢呐第一人

近年来,我特别喜欢演奏新作品,而且最好是首演,最刺激的更是现代作品。因为我觉得一首新作品,它会给人带来新活力、新内容、新思想。不瞒你说,首演后的当晚我大多睡不着,那种感觉每一次都会让我回味无穷。

160



箏文合一 必成大器

作为一个古筝演奏家，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积累自己的文化底蕴，否则最多只是一个“熟练的乐手”而已。

羅小慈



罗小慈

178

“学生说我是好教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演奏者在演奏时的好坏，是要看他是否真正把握了音乐作品的内在风格。……天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在一些特殊的客观环境下，必将露出一些文化背景的缺陷。

朴美香



朴美香

198

一不小心成了“上海第一女中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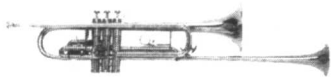
我在台上对观众一般不太关注，只是把自己平时在台下的练习那种意境快速运用和展示在舞台上……我不会为了取悦观众而放弃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王维倩



王维倩

214



杨茹文

“打”出一片新天地

成功本身就是相对的,在到处充斥着商业的气息、媒体炒作非常厉害的今天,成功这个词的含义已经贬值了。……许多在媒体曝光率很高的人,其本身的学术水平并不令人恭维。……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人却不为世人所知。

228



杨小勇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一个人能晒晒太阳,还能吃吃喝喝,还能走动,还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更还能健康地活着,这就是天堂了。所以我很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努力工作,希望有所作为。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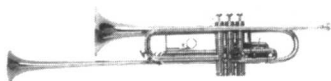


于丽红

大气的嗓音 大气的人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条件好,付出和别人一样多的努力,就会比别人有更多收获。所以先天条件好的人,不一定就能成为最棒的艺术家的。

264



厚积薄发 一鸣惊人

音乐其实就是用音乐的语言表达作曲家的思想,当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描绘成一幅绚丽的音响画卷时,金钱显得多么渺小啊!

周 乐



周 乐

284

让中国的双排键电子琴走向国际舞台

客观困难条件带来的心理压力远比困难本身还要大。我们尊重那些战胜重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的人,不正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战胜了自己吗?

朱 磊



朱 磊

300

春天的旋律在琴弦上回响

我们在感动东京、汉城等亚洲国家的青年人时,如果与祖国的青年朋友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大遗憾,我们希望能和祖国的青年朋友一起分享人间至美的音乐。

李 伟 刚 李 宏 刚 蒋 逸 文



上海弦乐四重奏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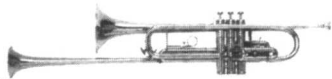


曹 敏



我无法想象一个在个人感情经历上
一片空白的人,能够在艺术上有感
人的表现。

曹 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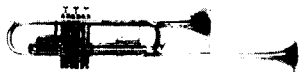
“我回国只有一个目的， 为祖国的大提琴事业献力”

前记：认识曹敏，其实是先认识他父亲曹建。曹建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低音提琴教授，他不善言辞、只顾埋头做学问，多年来他培养的学生有不少连上海音乐学院都没进就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等世界著名音乐学府“挖”走了，也许现在看来是“为她人作嫁衣”，但七十多岁的曹建教授曾对我说，用不了几年，这些学生不仅会为国争光，而且肯定会回上海，报效祖国的。我曾对上海学低音提琴的人寥寥无几作过舆论呼吁，由此我也与曹建先生有了多年的交往。

问：学音乐的孩子大多吃过不少苦，你呢？

答：与多数学生的感受一样，从小练习大提琴的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记得小时候为了逃避练琴，还干过一次自欺欺人的蠢事：有一次我父母外出时要我呆在家里练两个小时的琴，我看见窗外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心里痒痒的，就傻乎乎地将家里的闹钟给拨快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只练了半小时琴就到外面跟小朋友一同玩耍去了，之后当然是被发现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可笑。

曹敏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时正逢“上山下乡”的年头，在一片敲锣打鼓的欢送下，去了安徽插队落户。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他的一技之长却派了大用处，宣传队、文工团，多多少少没缺少他的大提琴，及至于高考恢复时，他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专业。



问：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如今马友友虽也享誉乐坛，但总觉得是凤毛麟角？

答：当今世界音乐界，大师级的华人演奏音乐家确是凤毛麟角，譬如马友友和郎朗。马友友是在欧美受到全部教育和训练的中国人，而郎朗则是在国内打好基础，最终通过在西方的深造和熏陶而成功的范例。如果说国内几十年来还没有能够“自力更生”地培养出大师级的音乐家，那是与中国的近代历史情况以及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对比较短有关。此外，培养大师级的音乐家不仅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规范的教育体系，更需要广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传统音乐的熏陶。现在随着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大批海外学子学成归国，国内学习音乐的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我相信在今后不断的发展中，我国肯定有可能培养出“中国制造”的大师级音乐家。

这一说法和他父亲当年和我讲的一番话如出一辙。

问：你现在回想当年的大学生活时，有没有什么遗憾？换句话说，如果你重新上大学的话，你还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吗？

答：遗憾当然有一点，因为毕业后总感到干我们这一行的，一生要花费大部分时间来练琴和研究音乐，对音乐领域以外不少有趣的事情，即使很想去，但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问：你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吗？

答：首先我相信，要想在这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取得一定的成功，自身的努力是绝对必要的。但能否如愿就不一定了，这还取决于一个人的机运、所处的人文环境条件和处世的能力。但无论客观条件如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坚持不懈地去做自己想做的、并认为是有益的事，同时不过多地考虑功利因素，那么至少到自己老了的时候，就不会因不曾努力错失机会而感到有所遗憾或“徒伤悲”了。



问:哦,你怎么会在自己事业已经很顺利的时候想到出国了呢?

答:我当时在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工作,无论在工作环境和经济收入上,当时在国内都应该是比较优越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当时是唯一一个外国客席指挥常年不断的国家级乐团。在经济收入方面,尽管我那时领取的正式月薪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58 元大学毕业生工资,但每月从乐团得到的各类录音费等,实际收入可达六、七百元,有时甚至上千元。按照 80 年代初期国内的生活水平,我们的收入在文艺界中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了。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惑着我:我知道自己并不属于神童或者音乐天才这一类型,虽然自己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大提琴演奏技巧和曲目的程度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实际上对西方的音乐语言、音乐风格以及对西方音乐的诠释都并不真正的了解,一切都靠听唱片模仿,即使模仿到貌似,但自己心里明白,充其量也只是达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已,内心一直为此而感到苦恼,所以最终下了决心出国学习,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问:每个出国的人在下飞机的时候都有一种感受,我不知道你下飞机时的一刹那间想到什么?

答:充满了好奇。

问:在留学期间,生活上有什么压力吗?

答:有,但不是非常大,因为有学校给的全额奖学金来支付学费,外加每月大约二百美元的生活费,再加上打工的收入就过得去了。

问:你是通过什么办法去挣钱的?那些在国内时你可能不屑一顾的活,在那边是否都干了?最苦的是干哪一样?

答:当我在 Rice 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第一年曾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工,主要的工作是将还回的图书放回书架。平时工作大约一天二小时,暑假里每天干四到五个小时。工作并不怎么累,但学校付给我们这些学生的工资是当时美国的最低工资,每小时 3.25 美元。这是我在留学期间所干的“最惨”的活了。不过在图书馆打工还不算太惨?(笑)我知道有许多留学生不得不



去餐馆打工,那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问:你没想到永远留在那里?

答:说实话,没想到过是不正常的,毕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的生活水平与中国不同。然而,经回国前的多次回来讲学和演出后,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有了不同的想法。尤其是当我看到不少很有才能的中国大提琴学生,他们无论在专业的学习上,还是在西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上,还是在走着我国出国前的老路,因此内心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回国,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点事,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来帮助中国学生提高演奏水平和理解西方音乐。我很高兴现在我已经上海音乐学院从事这项工作。

问:差别恐怕不仅是经济上的,在教学、音乐生活以及人事关系等方面,这里都可能与美国大不相同,你失望过吗,没想到扭头再回去?

答:你问得很直接!坦率地讲,当我人还在美国考虑回国任教之事时,一些朋友和家里人为我担心、劝我三思而行的并不是回国后的日常生活问题,或是经济待遇比美国低的问题,而是非常担心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十几年之后,是否还能重新适应国内相对而言比较复杂的人文环境问题;我无意在这里刻意回避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且我也确实对这个问题作了很认真的思考:鉴于我回国的目的,我相信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或是问题,只要大家都能以发展、促进和提高国内的大提琴事业这个大局为前提,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什么样的问题、误解或矛盾都有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所以带着希望和期望,我回来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回来后尽管遇到了一些预料中和预料外的问题,但总的来讲,学校和系领导以及教研室负责人对我的教学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积极的肯定。尤其令我感到鼓舞的是,经过这几年的耕耘和努力,学生们日趋进步和成熟。这对于我,作为一个教师,是最大的精神安慰。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越来越体会到“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这一句老话的真谛。正因为人生的短暂,所以每一个人大都会在自己人生的某个阶段比较明确地选择今后的生活方式和事业目标。我自己的选择很简单:将自己生